

新疆政协文史资料

ZHIQING
TULU

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编



在新疆 乌拉斯台农场

·下卷·

知青
冬
录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政协文史资料

知青图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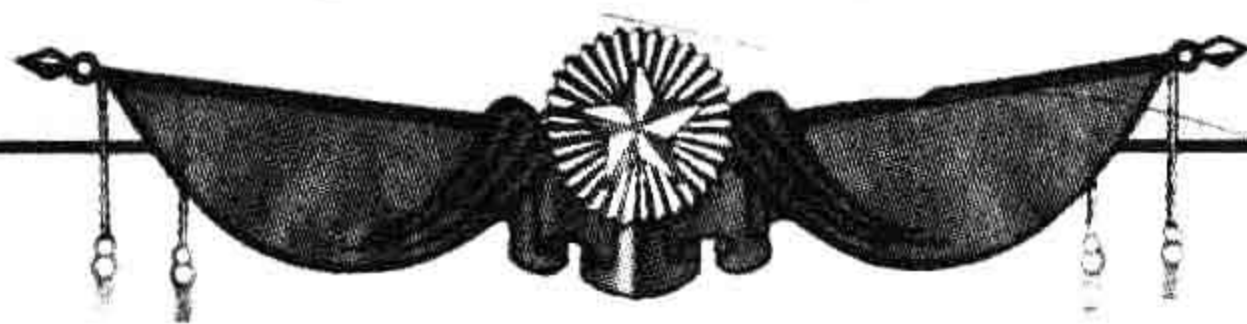
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编

在新疆 乌拉斯台农场

· 下 卷 ·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老三届·红卫兵

插队·安家·生存

劳作·磨炼·成长

美景·趣味·青春

爱情·友情·亲情

出路·境遇·惆怅

场长·队长·知青

回访·体味·追忆

纪实文学·知青文化



爱情·友情·亲情

591

爱情 591

- 592 / 牛粪鲜花之恋 597 / 有缘千里来相会 607 / 爱一个人需一生
612 / 当爱情到来时, 我不懂恋爱 616 / 捧在手心三十多年 619 / 我们相
恋在农场 623 / 思念窦陵时, 就会想到那年那月 630 / 相识相爱 共同记忆
632 / 徐国华和李晓华 634 / 朱卫华和吴莉莉 635 / 张国才和邢均地
636 / 我和他俩合个影 637 / 上世纪 70 年代的结婚证 638 / 鹊桥相望
639 / 知青爱情故事集锦 642 / 情书是个啥玩意儿

友情 644

- 644 / 晓萍给予我的爱 646 / 深切怀念我们的几位知青同学 648 / 知青
伙伴的救命之恩 650 / 怀念庞先礼 652 / 与死神赛跑 656 / 坚强的
“小北京” 658 / 知青们的开心果 660 / 十八位同窗的乌拉斯台情缘
664 / 难忘的日子 668 / 一个小女孩的乌拉斯台情结 670 / 我的探亲中转
点——十月厂 672 / 我的好友单晓羨 674 / 感谢师傅让我们坐着运羊皮
的车回家 676 / 和卓丽玛的一夜 677 / 探亲留影 678 / 特别漫长的一夜
680 / 探亲留影 682 / 如兄如父的他们 684 / 我和叶新林 688 / 卡娜拉
和李芝婉 690 / 捐款虽少 情意厚重 693 / 我们的农工朋友 696 / 知青
和农场职工情谊深厚 702 / 与哈木胡提农场的往来 709 / 我和阿塞的情意
711 / 照相机留下的欢笑、泪水和思索 719 / 一架老照相机



亲情 725

725 / 张永乐全家照 727 / 我们姐俩 731 / 第一次回家探亲 734 / 我带到农场的这架照相机 735 / 照相机留在了我的童年 740 / 我们的摄影大师胡国芬 741 / 李东生的全家照 742 / 李芝婉和她的温暖家庭 745 / 韩燕和父亲母亲 748 / 高峡的家庭 751 / 我的一家 754 / 李萍的父母和姐姐 758 / 冯亚冰一家在歌声中来到新疆 761 / 黄晓梅和弟弟黄建国 765 / 我妈妈也体验了再教育 767 / 郭新纪和郭继军的家庭照 769 / 李生庆和父母合影 770 / 郭育林的家庭照片 771 / 热夏提·阿布都拉兄弟三人 772 / 段明德三兄弟 773 / 姐妹先后在农场 774 / 我把表妹带到农场 775 / 王敏霞和王朝霞 777 / 我那坚强的妹妹 778 / 佳音姐妹



出路·境遇·惆怅

779

780 / 招选知青到新疆革委会当机要通讯员 782 / 县委书记要见我 786 / 第一次参加的农场招工 788 / 我经历的二七七二工厂招工 790 / 五〇一工厂招工 792 / 五〇一,知青聚会的乐园 798 / 去五〇一工厂探望知青伙伴 802 / 军工战线的新兵 804 / 到五〇一后,我们情同姐妹 809 / 去了五〇一的二队知青 811 / 难分难舍的农场知青情 814 / 三人夜话 819 / 七〇一工厂招工 824 / 我被招工到七〇一工厂 825 / 于登芳的讲课智慧 829 / 王朝霞去了和静县粮食储备库 831 / 离别 836 / 南柴招工 838 / 我到了新疆地震局 840 / 再见了农场!我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848 / 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大学 849 / 告别农场进军营 853 / 离开农场后的时光 857 / 我招工到东风机器厂当工人 861 / 插队后又插班县高中 875 / 黄建国的体育职业 878 / 刘玉生的体育生涯 881 / 茫然岁月中的入伍

885 / 返城以后 887 / 相约在和静县 889 / 知青桃园三结义 890 / 回想我的再教育经历 900 / 我参加了首届知青代表大会 902 / 招工到巴州火电厂 904 / 四十春秋 907 / 邮票里的“上山下乡”



场长·队长·知青

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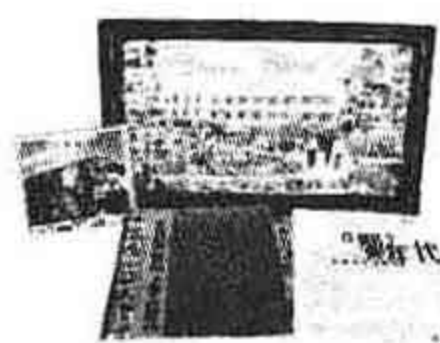
912 / 党委书记杨茂俊 932 / 知青兄长单国柱 941 / 高大场长桑尕
948 / 四队支书刘黑子 953 / 知青的朋友陶松山 959 / 入党介绍人邹登榜
964 / 知青联络人田兴华 975 / 留守知青邱良平 977 / 知青夫妻哈山和哈提曼
991 / 蹉跎岁月伊利卡尔 997 / 探险英雄董务新 1023 / 义气豪爽贾志刚 1032 / 蒙古族姑娘红戈



回访·体味·追忆

1037

1038 / 回忆第一次返乡 1042 / 纪念我们下乡 20 年 1044 / 1992 年的知青集体返场 1061 / 1993 年的知青联谊会 1063 / 第一中学高一 68 届 4 班的师生欢聚 1065 / 实验中学的初 66 届 4 班 1068 / 第五中学的初 67 届 2 班 1069 / 站在当年的 800 亩麦田里 1070 / 2002 年的知青集体返场 1131 / 在喜宴和接风、送行宴上常相聚 1135 / 我们的成长对比
1144 / 陈宗涛创作的知青歌 1146 / 出版社的贺信 1152 / 知青畅谈摘录 1158 / 知青寻找李医生 1173 / 教师节看望黄主任



纪实文学·知青文化

1175

- 1176 /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知青生活》纪实文学介绍 1179 / 国际图书城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知青生活》发布会 1184 / 说出了我们的生活
1186 / 蹉跎而光荣的岁月——读《在那个年代》感言 1188 / 在新疆柴窝堡湖
畔 1200 / 一个特殊的年代 一个特殊的群体 1202 / 真实反映“知青下
乡”的实录 1204 / 二队知青的读书活动 1208 / 真情的感受 真实的历
史再现 1212 / 忆往昔 1214 / 青春祭 1217 / “南飞雁”带来妈妈讲
的好听的故事 1220 / 一个 1969 年出生的读者眼中的《在那个年代——我们
的知青生活》 1228 / 书信影印 1234 / 短信选录 1237 / 一条网上的
评论 1238 / 我与《在那个年代》之缘 1241 / 我在那个年代
1243 / 金马“漫画”知青,《在那个年代》印象 1247 / 相遇相识金马片段
1248 / “愈后愈青”的激励 1250 / 行走在绿色的空间 1251 / 追忆知青
年代有现实意义 1253 / 《在那个年代》评议座谈会 1254 / 知识青年文学
作品选录参考 1263 / 乌拉斯台老三届知青名录

爱情·友情·亲情



★ 爱情

这里有二十多个爱情故事，有趣有味，幸福甜蜜，缠绵惋惜……让读者品味，给青年以启迪。

★ 友情

友情是广泛的，这里记录了知青、职工、社会充满感情的事例。

友情是深刻的，知青们记住了友爱互助的点点滴滴。

★ 亲情

这是天然的，有血缘的，这几个知青的成长速描可以代表知青们的家庭背景，这兄弟姐妹的知青们，总有关心、关爱的自觉。

★ 这里是三架照相机的讲述，正是它们，有了图片记录的条件，正是它们，给我们展示了这千百张老照片。



爱情

·牛粪鲜花之恋·

1968年冬天,考大学的梦彻底破灭后,我满怀着进城找工作的希望,从陕北老家来新疆投奔父亲。没过多久,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我的进城梦也随之破灭。无奈便以“乌鲁木齐市三中知青”的名义,在1969年的7月底,搭乘上了第二批知青去乌拉斯台农场的大卡车。

大卡车开出乌鲁木齐好远了,卡车上的同学们开始注意到一路上一直无人搭理的我。他们用眼睛相互询问,又都摇头作答。终于有个爱说话的男生搭腔了:“喂,朋友,你是哪个学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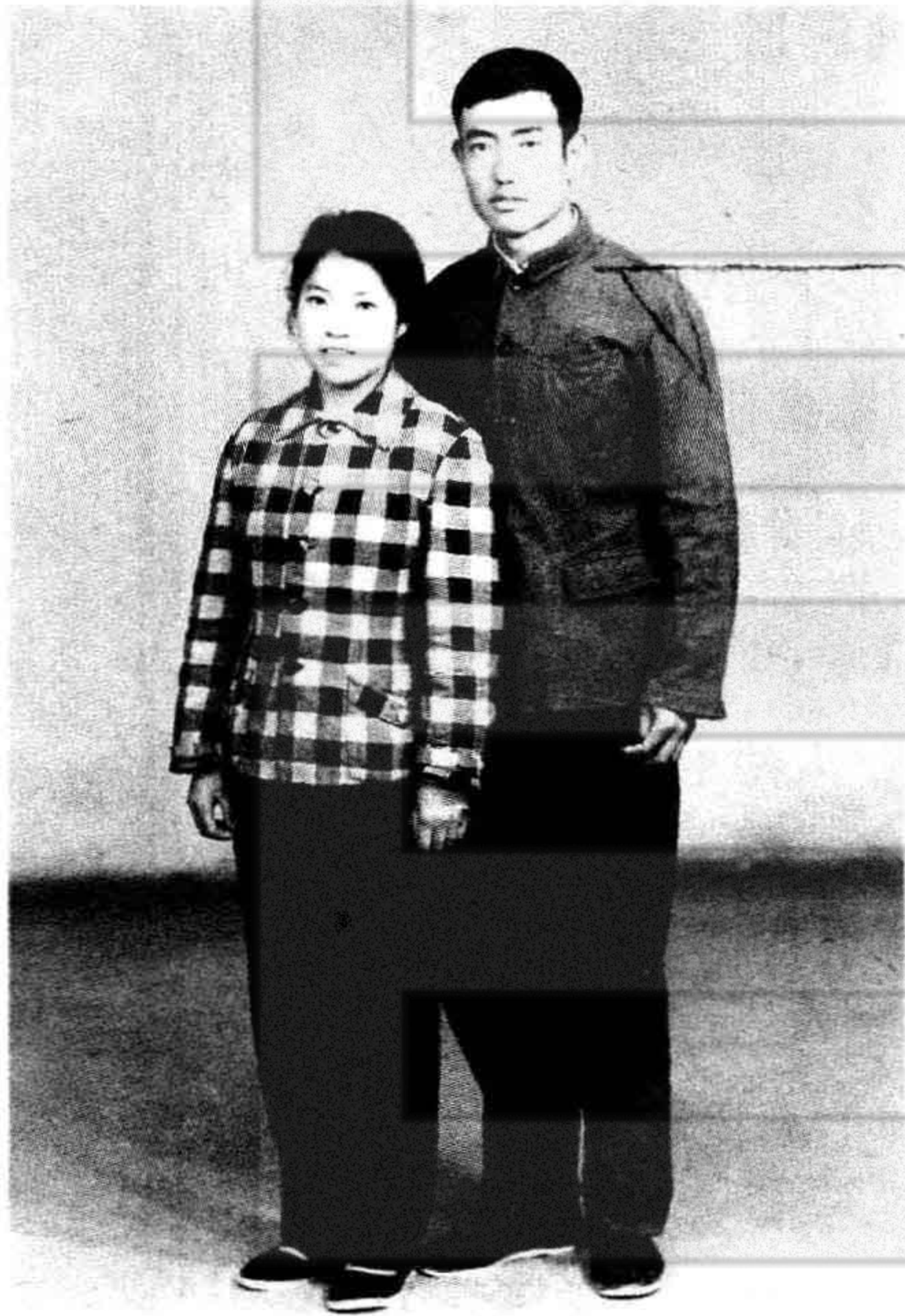
“三中的。”话音刚落,有好多双眼光刷地一下扫了过来,估计他们是三中的同学。

“是哪一个班的?”其中一人追问道。

“新转学过来的,正赶上下乡,没分班。”句子一长,陕北土话一露无遗。我看到有个漂亮的女生本能地撇了一下嘴,不知她认为我是骗子才撇的嘴,还是我浓重的鼻音刺激了她。

到农场没两天,我就新得一名,叫“老陕”。这名起得也确切,我是陕北人,“陕”字自不必说。说“老”吧,在队上知青中,我年龄最大,黑发中夹杂有不少的白发,黝黑的额头上划有几条深浅不等的抬头纹,浑身冒着土气,粗看只有三分不像老职工。

国庆节后,三队知青的那排新房,土坯墙已垒



这是高兵、陈晓萍1971年9月时的合影,他俩戏称是恋爱照、订婚照、结婚照三照合一照。因被珍爱过度,深藏柜中,差点找不出来。端详年轻时的容颜,往事如同昨日,遂记《牛粪鲜花之恋》一文。

(陈晓萍提供)

得一人多高了。我和往常一样,蹲在山墙上,均匀地摊着泥巴,砌着土块。

“接泥!”——泥来啦。我看到满满的两桶稠泥旁边站着一个生面孔女生,胖乎乎的,个子矮矮的。我特意将带钩的木杆向下伸了伸,女生一下就把10多公斤重的泥桶挂在了铁钩上,当我起吊时,她还特意向上送了一把劲。“是个干活的人!”我心里想。小胖墩一趟一趟地送泥,每次桶都盛得满满的,一个下午都未见她歇息。

收工了,小胖墩披上了满是补丁的旧棉袄,在知青的行列里显得那么寒酸。我似乎看到了同类。

她不是同类!我很快就知道了。小胖墩名叫陈晓萍,母亲是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局长,父亲是自治区党委干部。前一段时间因其父母都去了北京中央学习班,她在家中照顾弟妹不在队上。实际上,她2月份就到农场了。

“一个高干子女能如此俭朴、吃苦耐劳!”我心中油然而升起了几分敬意。

知青点的房子因缺木料停工了,晓萍到食堂干活去了。在食堂吃饭的,算上知青、江苏支边青年、少数老职工,也有六七十人。饭菜虽很简单,但需按时按点,活很辛苦。为能按时开饭,我和王兆福、孙德胜进了食堂。王兆福是掌大勺的,孙德胜是外联采购的,我是拉水烧火的,原来的三个女生和面、蒸窝头、洗菜、洗碗……工是分了的,可谁也没当真,什么活急,大家都主动搭手帮忙。常言道:“人要实心,火要空心。”我烧火很尽心,动作也很麻利。成捆的芦苇用大木杈送进灶坑后,要将其挑开、抖虚,烧一截,送一截。遇到湿一点的捆儿,更要不断地翻动,这时也是烟火最熏烤人的时候。我的眼睛不行,灶坑前待不了多长时间,眼角上就挂起了眼屎,晓萍常常过来替换我。就这样,我们相互替换着往灶坑内送苇捆,一边加火,一边聊天。

开过饭的这段时间,是食堂六名炊事员海聊的时间。王兆福话最多,常引得大家一阵一阵地笑。我的话最少,他们说,我的眼睛老是远远地盯着晓萍在想事情。是的,我想在她身上搜寻出“骄、娇”二气,我想:她应该有!

一天,一只母鸡擅闯食堂,被我们很快变成了红烧鸡块,好香啊!我们围上去便抓吃起来,一人一块,只有晓萍不动。叫她,她说不吃。小志杰把肉盆端给她,“可香嘞”!晓萍还是摇摇头,说:“我不吃鸡。”大家将信将疑,也乐得六口变五口,顷刻之间,鸡肉一扫而光,鸡汤也被包谷面窝窝头擦得干干净净。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们发现我的话也多啦,特别是与晓萍说话,成段成篇的。

“晓萍,老陕挺老实的,高三的。你高一,正好!”“晓萍,咱队其他的高中生都早就有对象了。”晓萍宿舍的女同学们说。晓萍只“嗯”不说话。

“老陕,晓萍真好,她父母还是高干呢!”宿舍的男同学们说。

意思都很明白,但这可能吗?美梦连连破灭,让我连做梦的勇气都没啦。

快要过春节了,食堂里的六个人全部坐庞先礼父亲开的大卡车回到了乌鲁木齐,下车时,同学们相互叮嘱:“到我们家来玩噢!”

晓萍和田苗一块到我家来玩!我同几个同学到晓萍家去了。

我单独又找过几次晓萍,晓萍也单独来过我家。

我们开始约会啦!我们开始恋爱啦!

春天来了,知青们陆陆续续地返回农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晓萍谈恋爱的事在队上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消息传得很快,其他队认识晓萍的知青们也知道了。

“是谁?哪一个?”晓萍的朋友们问三队认识我的人。当他们得知是个“老陕”或“老陕”被指认过后,一个个大失所望,愤愤不平。普遍意思:“蹬掉去!”

这是陈晓萍与江苏支边青年赵红 1971 年夏天在农场场部的留影。

美丽贤淑的赵红是场部的招待员,在陈晓萍与高兵相恋的日子里,她多次给高兵提供了便利的住宿条件,延长了陈晓萍与高兵相处的美好时光。(陈晓萍提供)



晓萍的父母得知后,来信责问:“对方何许人也?!”

晓萍哥哥的同学给晓萍来信了,满腔热情地描述着他所要找的女朋友的标准。信中写道:“我喜欢的是眼睛大大的,胖胖的,活泼开朗的……”不知标准是以晓萍为蓝本,还是晓萍印证了蓝本。

有人仰天长叹——“真是一枝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鲜花”低头不语,一根筋地专注着眼前的“牛粪”,不管那一颗亮似一颗的满天星斗,有许多还正在朝着她一闪一闪地眨着眼。

鲜花认定了“牛粪”是个好东西,既可取暖,又可肥田。

“牛粪”知道,“鲜花”让他的生活色彩斑斓,他一定要让“鲜花”开得更艳丽。

太阳落山了,“鲜花”和“牛粪”相约来到大道田边,在静静的夜空下,万物在聆听他们窃窃私语。

月亮升起来了,给“鲜花”和“牛粪”照亮了乌拉斯台河边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小路;河水叮咚,为他俩演奏了最华丽的乐章。

浪漫的日子太短了,在麦苗拔节的时候,晓萍被调到场部广播室。

在晓萍最初离开三队的几个星期,我每天收工回来,吃过晚饭后便毫无目的地行走在房前屋后,伫立在道边田头。虽然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晓萍的声音不绝于耳,但那传达的是党的心声。

每逢星期天晓萍都要回三队一趟,待的时间有长有短。原同宿舍的女生和她幼时的朋友总要特为她开个小灶,我作为特邀,混迹其中,大伙一起乐融融的。晓萍回场部有时搭个顺路的马车、牛车什么的,有时我送她走一段,第一个大拐弯处的那个大沙包,是我们挥手道别的长亭。

农场基干民兵大拉练我参加了,回队没几天,我也离开了三队,被抽调到新成立的值班连。

值班连距场部更远,我去时约一小时,回程得要一小时多。星期天早饭一吃,立即动身,有时结伴出发,大多只身一人。下午太阳不落不离广播室。每周往返,从冬到春,夏到秋。我太熟悉这条漫长小路了,路边的沙枣树和沙包上的红柳也太熟悉我了。冬日里,它远远地迎候我来到身旁,又静静地目送我离开。春天到了,它身着新装,一个星期一个样:发芽、抽枝、披绿、开花……沙枣花开



时,满世界都在飘香;红柳花开时,大地像在燃烧一样。

场部广播室由一个标准的办公室分隔而成,前大半间安放着广播设备和电话总机,后小半间晓萍的床纵向紧顶着隔墙和后墙,后墙窗户下横摆着一张办公桌。每个星期天,晓萍穷其六天节省下来的细粮票给我改善伙食,我坐在桌子旁吃着可口的白面馒头或面条,晓萍乐呵呵地望着我,坐在床边尽情地享受着傻瓜的幸福。

我越来越觉得,那不足4平方米的半截房,越来越像是我的家。

久而久之,场部周围的人也混熟了,副业队的知青热情地接纳我夜宿,招待所的赵红也为我大开方便之门。后来我基本是星期六到,星期天走,大大地增加了我在“家”待的时间。

1971年国庆节就要到了,我和晓萍漫步在乌鲁木齐市的十字大街上。路过青年照相馆时,晓萍提议,“我们一块照个相吧!”“二人照?现在合适吗?”我问自己。我被晓萍推拉着进了照相馆,晓萍拉我坐下,我不肯。我想,“坐着的二人照那应是结婚或订婚照呀!”晓萍猜出了我的心思,说:“那咱们就站着照一张吧。”

摄影机“咔嚓”一声,这一刻即被凝固了。

拍照后五年,我和晓萍结婚了,鲜花真的插在牛粪上了,插得是那么牢实,几十年风风雨雨,不离不弃。

结婚时不知怎的,我们没拍结婚照。这张恋爱时的照片,也是订婚照,也是结婚照。

翻出这已开始泛黄的旧照,就像打开了那尘封的酒坛——浓香醉人,更胜当年,毕竟是四十年的老陈酿了。借此机会,老陕和晓萍向那段时间的同伴们深深地鞠躬致谢:是你们在那难忘的日子里,以不同的方式呵护了这枝初开在田野上的爱情之花,使其终成正果。

(文 高兵)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陈晓萍和周东兴是班上唯一一对观点相同的同窗学友。周东兴1.7米左右,瘦高个,陈晓萍1.5米,小胖子。明显的反差并没有影响她们之间的友谊,她们时常攀谈政治、理想,设想未来。

1969年2月,陈晓萍来到乌拉斯台农场,周东兴去了清水河农场。临别时,拍了这张唯一可留作纪念的照片。

(陈晓萍提供)



·有缘千里来相会·

初次相见

1969年夏，我们第七中学十几名男女同学来到和静县乌拉斯台农场四队下乡接受再教育。

是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不知为什么我没跟大家一起去玩，独自一个人在宿舍里闲待着，什么也不想做，书也看不进去。突然“丫环”（丫环是我们养的一条大黄狗的名字）在外面狂叫了起来，听到叫声出屋，一看，有两个女生提着行李，远远站着，不知所措动也不敢动。我赶紧叫住了丫环，上前一问，原来她们二位也是来农场插队的，也是乌鲁木齐市第七中学我们一个学校的同学。虽不太熟悉，在这千里之外相见，还是像熟人一样有点亲切，更何况还是两位女生呢。便忙着把她们先接到了女生宿舍。坐下来才知一个叫陈宗洁，一个叫郑永月。她们来到农场后，听说七中的学生都在四队，还有同班同学，便主动要求来到了四队。既是同学，现在又成了农友，下乡第一个见到的校友，后来竟谈成了恋爱。真道是：

有缘千里来相会，
老天有情宠做媒，
初见二者还无意，
时隔三年成双对。

玉兔搭桥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养兔子。红红的眼睛，白白的身子，走起路来一蹦一蹦，尤其吃东西时两片嘴动起来特别可爱。兔子性格温顺而胆子小，稍有动静，吓得一溜烟就藏回了洞里，难怪人们常用：“狼心兔子胆”，“跑起来比兔子还快”打比方。兔子虽胆子小，全身都是宝，就连兔子的粪便也是中药材。

记得还是上小学时，我在老家的院子里养了好几只小白兔，兔子喜欢洞居，我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差不多一平方米的深洞，上面用木棍和木板盖上，中间



这是一座独木桥,说是独木其实由两根木头平捆在一起,十来米长,1969~1971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从上面经过去大田里劳动。经常走,走出了感情,留个影吧,做个纪念,当初一闪念,如今就都成了最后的纪念。

“桥”是“连接”,连接着两岸,连接着情感。在这张桥的照片里,有两对知青后来结成了夫妻,他们是何贤培和陈丽、马成祥和郑永月。

前排左起蔡德胜、吕来福、何贤培;第二排左起何家杰、李大勇、车新民、陈莉、郑永月;第三排左起付勋功、张显桃;最后站立者:李雅贤。(1970年秋摄 马成祥提供)

留一个小洞,用泥巴糊好,以防止漏水。夏季,每天都要到地里割些新鲜的青草喂它们,到了冬季,人们不吃的大白菜叶子、萝卜皮、干树叶、什么都吃,有时,我还偷偷地给它掰几块窝窝头。

母兔快要生产的时候便忙了起来,先在坑里横向开掏一个洞,临产前还叨些干草进去,最后把自己脖子下面的毛拔下来铺到里面,当你看到洞口被堵起来的时候便是小兔子已经生了,母兔每次喂完奶出来马上又把洞口堵上。先用草堵上,再用土堵得严严实实,生怕其他兔子进去伤害幼兔。过上十来天,你便发现洞口堵得不是太严了。再过几天,洞口干脆就不堵了。这就说明小兔要出窝了。最高兴的事便是偷看小兔子出窝。我扒在洞外屏住呼吸等着等着,时间一长小兔便小心翼翼地一个接一个地从小洞口钻了出,一个,两个,三个……一窝至少有五六个,白白的像小孩的拳头那么大。小兔子吃起东西来,更加可爱。每当放学回家,我都先跑到洞口看上十几分钟,养兔的乐趣一直到现在。

在农场也不知从哪里找到一只小白兔,喜欢的不得了,便把它养在宿舍里。可是没多久,我被抽到农场宣传队,集中到县中学排练节目。人在县城里,心里老惦记着队里的小白兔,只要有时间便跑上十来公里回到队上看看心爱的小兔子。

还没进村,见到同学便着急地问:“我的兔子怎么样了?”“放心吧,有人给你照顾得可好了,每天都要从地里给它带吃的,晚上定时看着关进房子里。”说完还做出诡秘的怪脸。搞得我云里雾里摸不到头脑,是谁这么好心呢?车户和我同在宣传队里呀,回到宿舍,还是“大管家”告诉我说:“你得感谢老郑(郑永月)。自从你走后,是她每天关心你的宝贝。”这时,我才发现老郑也站在旁边一言不发,脸上微微泛起一丝丝红晕。也不知为什么,我连一声谢谢的话都没说,从那时起,在我的心里便时常闪烁着一个身影,怎么也抹不掉了。

演出任务完成回到队上后,更不知为什么,每当遇到她,尤其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说话有点不自在,半天找不到任何的话题,不像原来随便开玩笑,说说笑笑的话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虽找不到话说,但都觉察得出来,谁都不想离开,心里悄悄地叩问着自己:恋爱了吗?不,不可能,第一次恋爱的失败阴影还在,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失去了勇气和自信,不敢也不愿再去碰触“爱情”二字了。再不要自作多情了,自己告诫着自己,可是爱情像吸铁石一样又时常吸引着



青春的心灵,情不自禁总想和她待在一起。

从那时起,队里甚至场里就传开了,当面开玩笑的也多了起来,好像真的是那么一回事一样。同宿舍的车户当然也觉察到了什么,有一天认真地问我有没有那个意思,我沉思了良久,认真地说:“就算有,那可能吗?我的情况你最了解,你看上人家,人家能看上我吗?”“我看行,只要你同意,我给你问问。”第二天,他真的把老郑叫到宿舍,把我赶了出去,等我回到宿舍时,车户笑着对我说:“老板,成功了!”我知道这成功里面渗透着车户的心机、劝导、说服和对朋友的关心。成功了,多了一份高兴,多了一份激动,同时也多了一份责任,又道是:玉兔搭桥,朋友牵线,爱神相助,终结良缘。

第一次亲密接触

人逢喜事精神爽,真是不假。第二天还是早早就起来了,两人见面第一句话竟不知说什么好,还有点不好意思。红着脸相互望着,相视中从对方的眼神里明显透露出内心的激动。想说的话很多但又不知先从那里开始。若不是很多双眼睛盯着,(其实谁也没注意谁)恨不能冲上去用行动倾泻爱情的话语。“哎!你们两个怎么啦,该吃饭了,马上要上工了”大管家的喊声把我们 from 梦中惊醒,只有车户诡秘地笑着说,他们不吃也饱了。

没过几天,秘密就公开了,既然都知道了,我们反而放松了。说话也随便了,进出她们宿舍也就自在了。每到晚上没事便进到她们宿舍。

宿舍的人很聪明地知道,我去是找老郑的,便都很自觉地出去串门,聊天去了。我们也就不客气地占有了这不大的二人世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搞得她们很晚都回不了宿舍。有一天时间太晚了,别的宿舍也都休息了,我们的“大管家”没处去,只好在门外转了一个多小时。后来经常说:“老板死不自觉。”时间长了,她们宿舍的人明显露出不“欢迎”我了。更不主动出让了。有时还凑来满屋的人,想说点私密的话也不方便。于是,下定决心到外面去。凡在乌拉斯台农场待过的人都十分清楚。夏季野外的夜晚,环境虽然幽静,但蚊子是相当厉害的。一般人们不会也不敢到外面去散步,闲聊,只有一对恋人才会勇敢涉足。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况且蚊子不会偷听我们说什么,也不关心我们做什么,反而还会欢迎你到来。